

昼的紫 夜的白

西篱
著



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
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

昼的紫 夜的白



西篱
著



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
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昼的紫 夜的白 / 西篱著. —广州: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16.2
ISBN 978-7-5623-4884-9

I. ①昼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22437 号

昼的紫 夜的白

ZHOU DE ZI YE DE BAI

西 篱 著

出 版 人: 卢家明

出版发行: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

(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, 邮编 510640)

<http://www.scutpress.com.cn> E-mail: scutcl3@scut.edu.cn

营销部电话: 020-87113487 87111048 (传真)

责任编辑: 王 磊

印 刷 者: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960mm 1/16 印张: 21.75 字数: 425 千

版 次: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~ 3000 册

定 价: 49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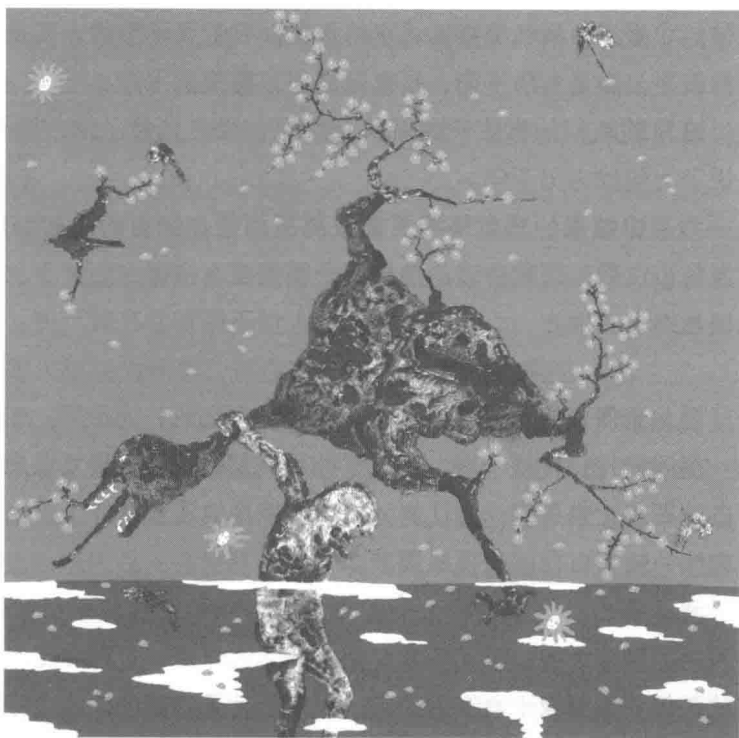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■ 第一章	一九九六年五月·····	1
■ 第二章	一九九七年五月·····	21
■ 第三章	一九七一年夏·····	47
■ 第四章	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九日·····	65
■ 第五章	二〇〇〇年一月·····	83
■ 第六章	一九五一年春至一九七一年春·····	101
■ 第七章	二〇〇〇年二月至三月·····	145
■ 第八章	二〇〇〇年六月·····	163
■ 第九章	一九七二年秋至一九七六年夏·····	187
■ 第十章	二〇〇一年九月·····	231
■ 第十一章	二〇〇三年·····	241
■ 第十二章	声声不息（二〇一六至二〇五〇年）·····	299
■ 后 记	写作控制了我·····	339

第一章

一九九六年五月

父亲
我的灵魂正向您飞去
当人类的苦难
随岁月之流消失殆尽
我与您团聚……



野兽游戏 (150cm×150cm 布面油彩丙烯 2007年)



风镇，在一座海拔五千多米的大山的南坡上。

蓝色的天空。青黛的远山，波浪形的山脊绵延逶迤，剪影一般紧贴在天边。不是空气围住了我们，不是心里的念头围住了我们，是这些似在奔跑又永远存在的群山，地老天荒，围住了我们。我们永远不能到达它们的所在，那是地球的边缘，是大地与苍穹的界碑，它们眷顾着我们。

我听见那些死去的人的叹息。他们的坟茔被雨水冲刷了数十年，棺木腐烂，骸骨流离失所，淹没在静静流淌的溪水中、爬满野蔷薇的灌木丛下、新耕种的庄稼地里。

远方，虚渺的远方，还有远古的森林，无边无际。那里蟒蛇腐烂的气息，总是在雨后沿着潮湿的道路传到风镇。

我听见父亲的叹息，加入到那数不清的魂灵的叹息中。

一条大路从风镇南大街的中心往东西两边伸展，像一架巨大的天平，太阳是轻的，黑暗是重的，东方和西方，光明和黑暗，轮流出现，又互相融合，再彼此分离，背道而驰。我看见白天和黑夜像风车的两翼，它们不是更替，而是旋转，围绕风镇这座巨大的天平，震荡然后平衡，平衡又震荡，震荡又平衡。

这里的人们从出生开始就头重脚轻，面色恍然。他们唱不了完整的歌，说话也是说了上句就忘记下句。

为了让眩晕的感觉来得更痛快更猛烈些，镇上的人向山里的苗族人学习酗酒。每当集市过后，酒醉昏迷的苗族汉子横躺在水沟旁、大树下、土坡上……各种他们可以随意躺下的地方，心怀敬意的风镇人恨不得匍匐在醉尸旁。

我父亲僵硬的身体被白被单盖住，在空空的外间屋里。

房间被打扫得很干净，所有家什用具都搬空了，屋角撒上了石灰。雪白的被单，雪白的石灰，像冬季一般辽阔、宁静。冰冷的温度，纤尘不染的空气，正适合灵魂脱离肉体，轻而自在，盘桓或漫游。

我认得出，这就是朱大爷和朱大娘当年租给我父亲母亲住的两个房间。外间临东西向的风镇大街，里间朝北。朝北房间的外面，是种满玉米的大片坡地，玉米长势茁壮，每一株都像十六岁的少年，长条的叶子欢喜地往两边张开，风一吹哗哗的声音铺天盖地而来。

此刻，我坐在里间房的木格子窗下，海拔位置大概是三千米。

我从窗户往外望，看不见北方，看见天空里站立着碧绿的密集高大的玉米。玉米翅膀一般的绿叶子，边缘有白色的芒刺，很锋利，就像刀片灰白色的锋芒。我的弟弟，曾经在大山脚下风谷中学周遭的玉米地里，被玉米叶割破了眼皮。他爱打仗，拿着木头手枪或棍棒，呼啸着冲进玉米林。他的腰弯得不够低，玉米叶迅速利索地教训了他，鲜血立刻糊了眼。他像成年人一样冷静，捂着左眼睁着右眼跑到溪边，将头埋进水里。幸好没伤到眼球。但此后，他的眼皮上留下了一条亮亮的疤线。此后，直到他长大，成为青年，也总是微偏着头听人说话，眼神单纯，向上四十五度斜视说话的人。

如果钻进这片玉米林，一直往北，爬出玉米地，会踏上另一条大街——北大街。那里的海拔高度比朱家的房屋高出十多米。

其实，北大街才是风镇的中心。北大街中央有用柱头和黄土筑成的大戏台，那是风镇人精神的核心，保留着小镇往事的公共记忆。风镇的黄土粘性极强，北大街的房屋几乎都是用黄泥筑成的。当然，北大街都是穷人家，南大街都是有钱人。

大戏台此时荒着。这是好事，戏台荒着，大家就平安无事。但戏台荒着，风镇人也非常的落寞。

北大街东头，就是风镇小学，我在那里上过学。那是风镇的最高处，也是大山山体断裂的地方。小学有两栋简陋的教室，墙壁是用荆条编织的，糊着牛粪。教学楼的旁边，有个干净结实的泥土操场。如果是雨天，就是巨大的灾难，大操场上浮动着厚厚一层黄色的泥浆，几只蜻蜓飞过，诱惑一个接一个的孩子摔倒在泥浆里。操场边站立着几棵青绿色的白杨。

在小学里，人更加眩晕，也更加清晰自己的处境：整个风镇，就是横卧在一座巨大的山崖上。从小学教室北边的窗户，可以看到断裂的山体光滑陡峭的石壁，和石壁下绿树葱茏的深渊。

父亲说，一山分成咫尺相隔的两半，那是万年前的大地震造成的。

我曾经在其中一间教室里坐了数年，每换到北边靠窗座位的时候，时时刻刻都感到心惊肉跳，不敢站起来往窗外望。上课时，我一直在走神，“万年前”这三个字，让我感到黑暗、寒冷、孤独。下课后，我即便往窗外探头，我的这点体重也不足以令教室倾斜……可是，我偷偷地刚探头往窗外一望，顷刻间产生滑翔感，觉得自己带着教室滑向深渊……

风镇，我出生的地方，所有关于它的记忆都令我恍恍惚惚，心中充满惶恐。如果说它不是我的故乡，我便没有故乡。如果说它是故乡，我父母对此地的光临，又纯属意外。他们来了，再无法离开，和这里的山民一起活，并繁衍后代，我和我的兄弟



们，是命运给予他们的一颗颗忧伤的果子。

沿着风镇的一条有几个弯道的大路南下，大约五公里，可以到达风谷。

风谷是大山中部深不可测的峡谷。风谷中学建在峡谷旁边的洼地里。峡谷出口处，西河的清流在磐石中若隐若现。风谷中学的敲钟人老王说，西河是在大山底下的。

我们在此所能看见的山，一座座相连在天边，有时很肃穆，有时又很飘缈，大山那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沉默，几乎让我对它存在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。

老王说，山的底下都是空的，这座山以及相邻的九座大山，它们的底下都是空的，是千奇百怪的溶洞，西河，就在这些溶洞里缓缓流动。

风谷中学教地理的叶老师，小白——欧阳璞的妈，课上从不多说书本以外的话，课后更是缄口不语。老王，一个来历不明的异乡人，却对此地江山指指点点，谙熟于心，也是件令人困惑的事情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即使不看小学教室外的断崖，风镇的地势也总让我无论做梦或是走神，都是从花岗岩的岩顶向深谷滑行，有时轻飘飘，有时直接坠落。以至于无论睡眠或是清醒，我都格外警惕地，不断张开或团紧自己的身体，维系我失重前的平衡。

啊！啊！

此刻，坠落的感觉又来了！

我不敢移动，怕弄出任何声音。因为，此刻的风镇，布满了亡灵。

身处在这些亡灵之中，我感到一种柔和的气氛，它们所能发出的，就是一声声的叹息。

而我父亲的灵魂，已经彻底放松，轻如瑞雪，带领着光线和空气。我看见停放他僵硬肉体的房间，正无限扩大，犹如荒原雪野。

我遥望着这一切。

我坐在火炉边的一只小木凳上，不再看遮蔽了窗户的绿玉米。一旦闭上眼睛，我就缩小如同一粒尘埃，亡灵们像蝉和蜻蜓的翅羽，透明，闪烁着蚕丝一般的光芒。

外面传来朱大娘呵斥我哥哥的声音。

这是真真切切的尘世的声音。

我站起身，想看清楚她如何欺负我哥哥。

这个女人有一头漂亮的黑色卷发，颧骨高耸，皮肤被撑得紧绷的，两颊透出秋天的果子一样的殷红，似高原红，却没有发黑的迹象。她的髋部尤其巨大，像架了一头黑驴，将一层又一层的大襟衫顶起。白色，褐色，蓝色，藏青色，黑色。风镇没有

哪个女人能够像朱大娘这么高贵，有这么多棉纱细密做工细致的带盘扣的大襟衫。就算有，也不会像她那么仔细地由浅色到深色一层层叠穿到身上。她的衣襟大而且干净，她的髁部像黑驴，它不但巨大，还灵活地、不停地移动着。

她责怪我哥哥的呆滞笨拙，抢过他手里的小笊箕，里面是他刚炒熟的葵花籽。她迅速回隔壁自己屋，嗑瓜子去了。她嗑瓜子的声音快捷细碎，“噗——”的一声，只见葵花籽壳被她富有弹力的双唇喷出来。门槛下很快铺满了一地。

天空下回响着死亡的吟唱，这个漂亮的寡妇，这个女人强悍的生命力，让我恢复了对这个世界的信心。

灰色的街面，经历过无数雨水和微风的冲刷清扫、各种汽车马车的碾压踩踏，洁净光滑，光滑如带。大街旁边，伸出蜿蜒村路，通向水井、田地，通向如水墨画一般朦胧的远方的村庄、大山。

在某段岁月里，我母亲倚在窗前，苍白，肌肤如瓷，她始终凝视那些无言的村庄，和在白昼的光线里千变万幻的群山，等待她的爱人，直到灵魂出窍，肉体发出响声……

我突然明白了，父亲离世前，为什么要离开风谷中学，要返回朱家的这个出租屋，留在这个房间。我母亲王紫音，曾经在这里长久地等待他。就在那个朝外推开的木格子窗户前，母亲曾经日复一日长久依窗站立。我的父亲和母亲，他们进入了不同的时间轨道。他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，期盼，但一直相互错过。他们在同一个窗口轮流等候，看见的是同样空虚的景物，永远不能将对方拥进怀中。

此时此刻，我父亲的灵魂，仍在那些雪白的光芒里流连，找寻失踪的母亲。

我闭上眼睛，呼唤他们。

我呼唤母亲的灵魂与我合二为一，我呼唤父亲的灵魂靠近。在这个门户洞开的房间里，在五月忧郁的天空下，父亲，我们与你团聚……

二

直到现在，乃至往后，朱家这两个房间的租客，一直是我哥哥。

他那个年龄段的孩子，差不多就剩下他了。

我不认识风镇的小孩。风镇的孩子像西河的鱼，不停地游啊游啊，钻水里的各种缝隙，寻泥沙中的各个洞穴，他们刚一长大就奋力探索更远的地方，还没完全长成就不知去向。一直在的，是我哥哥，他像挪不走的树。但这是一棵忧郁的树，没有春天的意气风发，只有冬天的抖抖索索。

每个孩子都是旋转的陀螺。风镇的孩子们被外界的信息牵引，旋转移动然后不



知去向。我哥哥这只被抽动的陀螺，一直在旋转中收缩他的世界，慢慢地，他逐步将自己生命的轨迹浓缩为一个点，就在那个点上坚定地旋转。

我不清楚他的使命究竟是什么。

他每个月都想法凑够房租，交到朱大娘手里。朱大娘还握有他的钥匙，随时过来检查他有没有弄坏她的条凳和火炉，也随手拿走他提篮里的土豆、饭甑里的馒头。这个漂亮的寡妇比我母亲还要年长，但她像一枚山间的野苹果，殷红的颜色越来越深，香气也越来越浓郁。对她的所有恶行，我哥哥从不生气，晚饭没有了，他就喝水，不停地喝水。

十年前的一个夏天，朱大爷突然想吃山中的野毛栗，挎上篮子出去，再没有回来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朱大爷长得瘦小，有颧骨，下巴尖，嘴角有皱纹，面相干瘪。讲起话来是萎缩了的女人的那种声音，一开口音就高，不流畅，有些尖细。

不过，朱大爷见人就给笑脸，不像朱大娘那么又冷又硬。并且，朱大爷是风镇的文化人，他家祖上是开私塾的，和我爷爷一样。朱大娘是地主的女儿，据说年轻时就十分刁蛮。朱大娘和朱大爷的婚姻，算是风镇最门当户对的，只是，一个刁蛮，一个文弱，婚后并无子嗣，也不愿收养族人的子女。

和朱大爷同辈或比他年长的，都叫他朱先生。

有人说，他是被山里的豹子吃了，猎人们在荆棘丛里拾得一把残缺的鹅毛扇子，风镇人认得，是朱大爷的，当他反复说那句口头禅“大而化之”的时候，就轻摇鹅毛扇，头也同时轻摇，仿佛戴有纶巾。

也有人说他是失足从悬崖上掉下摔死的。别说是人，就是一头牛，尸身也会被山间野物撕咬吞净，所以难寻踪影。

朱大爷走后，向来冷峻倨傲的朱大娘，性情并没有随和些许。时光推移，这个不曾生育的丰满妇人，脸上的樱桃红依然不褪色，虽然孤独和寂寥，却没有皱纹刻画出来，谁也不知道她的内心是否和外表一样坚硬。

面对一个失去父母、没有一寸土地、也不会做生意的异乡人——我哥哥，朱大娘依然是气势汹汹的。她下午才骂他五谷不分六畜不明，生个炉子也满屋的烟，烟气还窜到了她房间，晚上又骂他痨病鬼，吭吭吭咳起来吵死人。

街这边一溜房屋，从东到西，一半是刘家的，一半是朱家的，房子都是木板间隔，乡下木匠不做细活，杉树砍伐以后剥掉树皮直接拉锯，木板有大有小，拼起来有很多缝隙。朱大娘从这些缝隙偷窥，监视我哥哥，他的任何动静都会招来她的骂声。

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，那时我哥哥还在离风镇几百公里的一个农场知青点

种树养猪，他考上了师范大学。大学期间，他因为肺结核和忧郁症，休学一年。他毕业后分配在省城当教师，可是没多久，他跑回风镇来了。

“爸爸在镇里，我就要回来。再说，城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，我又不会打麻将。”他皱着眉说。对于他来说，不会打麻将又总是要被人请去打麻将，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。

他回到风镇，在区政府做个小职员，按我父亲的意思，就租住在朱家。他和我们一样，有购粮本，每月可以到风镇粮管所买三十一斤粮食。

粮管所只卖陈年的美国玉米，金黄色，粒大，马牙一般，但里面全是虫子和灭虫的六六粉，还有霉味。磨成了粉，煮成了饭，他一口也咽不下。他每月有工资，就不爱煮饭，去镇上的小摊买发糕当饭。卖发糕的女子温柔地用玉米叶子给他包发糕，他说不用了，像别人一样手拿就行了。她说不行，你是文化人哩。她的样子既害羞又得意，雪白的小脸左边有酒窝。

十月的一个下午，天降暴雨，街边的小摊贩们迅速撤离，她端着盛发糕的簸箕躲到供销社的屋檐下。屋檐短窄，她的下半身很快湿透了。他撑着油纸伞走过，看见她在阴暗的屋檐下，目光焦灼地发亮，直望着他。他瞥见她的布鞋和裤腿已经被溅起的泥水糊住了。

他心里忐忑起来。

他回到朱家的出租屋里，坐在光光的硬板床床沿上，看窗外的雨，灰蒙蒙地淹没了白昼。快一个小时过去，雨势毫无减弱的意思。他猛然站起来，换上高筒雨靴，撑开伞，急切地跨出朱家高高的门槛。朱大娘闻声而动，打开门，靠在隔壁门口，乜斜着他的背影被雨帘裹紧、钻进雨中。

他走回到街上，看见她还在那里。他吃力地向她走近，她冷得瑟瑟发抖。

他问：“你不是镇上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家在陆家大山呢，要走十几里路的。”

“天都黑了！”他望着灰灰的雨幕，忧愁地说。

她不吭声。

他略略犹豫，伸手将棕黄的油纸伞递给她。她没接，直接钻到伞下来了。

我哥哥听着快要击穿伞纸的雨水的噼啪声，迟疑着，身体发僵。他呼吸轻而急，带着经年尘土气味的潮湿空气进入他的肺部，他不可避免地呼吸到了她的气息，是三四月里早熟的野浆果的气息。

他忍不住暗暗拉长了气，将她的气息控制在自己的肺里，喉咙有点哽哽的。

他有点木呆。

暴雨让黄昏提前降临，街上一片黑暗。她吊着他的手肘，推他，往雨中移动，



往朱家的出租屋走去。

她叫樱子。

一九九三年秋的某天，我哥哥不到两岁的孩子整天在镇上游荡，难见踪影。

房间里，樱子又在撒娇，她搂住我哥哥的脖子：“你是文化人，我要多给你生几个孩子。”

“不行！”我哥哥叫起来，“我们已经有一个了。违反政策要被开除的。你又有了？”

樱子不吭声，两条腿啪地落到地上，站在床边开始收拾她的包裹。等他在里间做好晚饭叫她时，屋内空空，她已经悄然离开了。

樱子离家出走的那段时间里，我哥哥无法找到她。他找遍了陆家大山，没有人认识一个叫樱子的姑娘或孕妇。

“没得人会叫这个名字。”坡地里劳作的农人说，“我们这里的女子，都叫大秀二秀，或者叫大妹二妹么妹。总之，没有叫什么子的，又不是日本人！”

一个顶着白色包头的好心的彝族妇女，对我哥哥说：“他们苗族人就是这样子的，今天在这里，明天在那里，有时爬树，有时钻洞，你找不着的。”

“她好像不是苗族。”

我哥哥突然意识到，他对樱子的来历和出身一无所知。

一九九四年夏天，失踪大半年的樱子出现了，人很瘦，挺着大肚子，步履蹒跚。无法想象这大半年飘零的时间里，她得到过什么吃食。她似乎就是用自己的血肉，喂养了腹中的孩子。

她刚进家门，即刻又尖叫着转身跨出门槛，朝街上奔去。但是，有五六个人已经包围了房前屋后，她无处可逃。告密并带队的朱大娘，满脸通红，得意地鼓掌，她的手掌骨骼秀美。就在门口的大街上，朱大娘协助那些个抓人的男男女女，将樱子绑上一架肮脏的板车。

“引产，马上送医院引产！”带队抓人的小头目喊。他穿了一套松松垮垮的蓝色西装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抹开脏兮兮的额发，用力挥掉手里的汗。

当天晚上，我哥哥找遍医院所有角落，包括无人敢去的太平间，也没找到樱子。

有人说，看见他们在去镇医院的路上，她居然割断了绳子，从那些人的手里逃出来，衣衫不整，疯了一样向西河奔去……

那段时间，消失很久的西河，突然出现，开始是涓涓细流在荆棘丛和芦苇间流淌，很快涨水，仿佛溶洞里的水都从地底倒灌出来一样。

我哥哥随即被开除了。

他白天外出找人，夜里一身泥一身水地回家。

有天夜里，他刚躺下，有人轻轻敲窗。他开门，看见一个木盆。他将木盆端进屋，在微弱的灯下，看见盆里装满树叶，树叶间有温热的气息浮动。他拂开树叶，露出包裹好的婴儿。

不足月的婴儿一直只睁一只眼睛，另一只眼睛无力地闭着，这闭着的左眼像稻谷里的稗子一样，就是没有右眼饱满。

婴儿总是哭，声音羸弱，像猫。

直到我父亲从风谷中学赶来，抱他，他露出了笑容，小小的脸和樱子一样，左边有个酒窝。

后来，婴儿的左眼还是睁开了，只是，眼球比右眼小，也没有右眼那么亮，好像一颗没成熟的紫葡萄。

如今，我哥哥那俩孩子，一个四岁，一个两岁，整天在外觅食。山里的野栗子，农民地里没刨干净的碎红薯，路边酸涩的刺藜、红籽，田埂上的折耳根，以及其他孩子不敢摘食的鲜红的蛇莓，都是他们果腹的美味。他们的光脚板后跟裂了几道口子，胳膊和小腿上有各种荆棘的刺痕，脸上和额头上也有各种伤疤。

而我哥哥，我几乎不敢相信他就是我那英俊而且艺术气质浓郁的哥哥，眼前的他，瘦削，头发稀少，皮肤青白，看见外人立刻露出讨好、羞涩的浅笑。笑未及收回，又捂住胸轻咳。

我父亲的灵魂轻而且自由，发出一声又一声叹息。所有前来参加丧事的人都在差遣我哥哥，他一直在忍受着胸腔里的疼痛，他宽阔的额头总是汗涔涔的。

三

我听见父亲的灵魂再次发出的叹息，在一声声吟哦之后，愉快，舒展，韵味十足。他超越世事，自由而轻，在空寂的房间里游荡，抚摸细格窗棂上的木纹，以及木板壁上的蚁孔，嗅石灰新鲜而刺鼻的气味，然后久久地停留在窗前，向远方眺望。

午后，哥哥的身体开始发热，低烧在他瘦削的颧骨部位留下两团浅红。他叹着气，用一口黑砂锅架在黄泥炉上，炒完瓜子炒花生，又煮板栗和毛豆，一锅一锅地端出去，从父亲身边走过，出外间，给街面上那些守灵的人。

哥哥手脚轻捷，无声地在父亲身畔来来往往。阴阳两隔，他们互不干扰，彼此



默契、相安。

街面上集聚了越来越多的人。

这些人来自风镇周遭四面八方，就像来赶一场重要的集市，他们腿脚有力，心情激动，没有丝毫悲伤。

他们对死亡的仪式期待已久。

和隔壁的朱大娘一样，这些人不分男女老少，嘴皮子都能快速不停地吧动，他们进食和生殖，两种兴奋运动一直在交替进行。如果不那样，他们会非常非常地悲伤。

你看，他们将葵花籽一把一把地抛进嘴里，牙齿在舌头的协助下利落地剥壳褪皮，噼欧噼欧地喷射到地上，很快，朱家房前的老槐树下，铺得像花地毯了。

死亡是节日，是另外一种狂欢，他们越快乐，表示对死者越尊敬。

烟雾缭绕的田野上，出现一队盛装的苗族男女，吹着芦笙，咿咿呜呜地从丘陵和山包间旋转而来，在人们期待的目光里，很快来到大街上。他们身穿用靛青染成的土布衣服，衣服上有红色和粉红的刺绣花朵，鲜艳夺目，完全可以和路边覆盖了荆棘丛的刺藜花媲美。苗族男人披着白色羊毛大氅，女人穿厚如塔松、用织锦镶边的百褶裙。他们的新草鞋上缀着红穗，毛毡裹腿上嵌有一条条红色的布緋边。

苗族人的乐队引起了轰动。

人们从街头街尾涌来，自然地分排在大街两边，观看他们的表演。

他们演奏的芦笙音乐气息浑厚，犹如千百只鸽哨共鸣，像大河水浪一样荡漾。

这些苗族艺术家们的队列也像波浪一般移动。

空气被搅动得嗡嗡响。他们脚步灵活，步伐富有弹性，随着音乐节奏跳动，优美畅快，随风摇摆。

围观的风镇人将街道两头堵得水泄不通。

苗族人的表演持续到黑夜降临。第一批星辰在山头上闪耀，他们安放好那些巨大的金灿灿的竹制乐器，开始用陶碗大碗喝酒。原野上的虫鸣次第而起，将芦笙的余音带到黑而高的天空中，继续回响。

天空变成靛蓝，星宿越来越明亮，硕大如同岛礁。我父亲的灵魂的吟唱变得漫长。临近子夜，远方风声乍起，渐成气势，林涛阵阵滚过山头。

灯火依稀照亮田野上的道路，包黑色头帕的布依族人陆陆续续来了。

这是个喜欢黑夜的民族，秉性沉默。他们不像苗族人有组织地前来，他们三三两两，自由随性，为摆脱自己的身影而埋头前行。他们能沟通生死，在这守灵之夜，

他们的灵魂浮出，灵魂召唤灵魂，肉体跟随灵魂前往。

街上的布依族人越聚越多，很快占据了所有有光的地方。

黑色的棺木已经摆放在老槐树下，五面鼓圆，黑幽幽的，映着灯光星光，偶尔掠过一张人的面影，看见的人内心惊慌。大案桌上燃起一排蜡烛。当灵魂全部聚拢，漫漫长夜令人沉醉，布依族人虚无的目光越过同胞苍白的脸。

他们从鼻音共鸣开始，分声部歌吟——

说起古老的年代，讲起开天辟地的时候；那时，造了十二层天，那时，造了十二层雾。天上有万物。你可曾听说？我们像大雁展开翅膀，像老鹰把脚缩在肚子上，飞上十二层天，去望望那一层层雾。一层天上白云朵朵，星云片片遮住了眼睛，它挡住了我们的路。分不清哪是东方，看不见我们寨上的屋脊，望不见我们田里的稻浪。我们飞上二层天，天上的棉桃东一朵西一朵，可惜啊朋友，天上的棉籽不能种，天上的棉花纺不成。

一直无法哭泣的我，在布依族人的歌声里得到释放，泪如泉涌。我闭上眼睛，加入女中音的声部——

我们乘风往上飞，我们穿云往上飘，上到十一层天，我们走到月亮边。月亮花朵朵蓝莹莹，月亮花闪亮像星星。碰见都卡吃月亮，天光突然不分明。我们去打都卡，让月亮出来照山川，让月亮出来照夜晚，让月亮照亮大森林，照着周凤书走夜路，照着他的灵魂到处走……

周凤书，我父亲的名字。和父亲负载一个个创伤的人生相比，这个名字有些柔弱。

我睁开眼睛的一刹那，看见了那两个饥饿的孩子。

他们的模样和我哥哥一点都不相像，也不是我想象中樱子的样子。

在灯光照出的槐树影子的边缘，这一高一矮两个小孩，又瘦又黑，他们手拉手。

我怕惊动他们，又悄悄闭上眼睛。

他们在老槐树下徘徊了很久。

偶尔，我发现他们远远地瞥我一眼，脏兮兮的小脸上，眼睛黑亮亮地，闪烁一下旋即避开，像回避陌生人一样，转望不相干的地方。

我从人群后面绕过去，接近他们。他们的头凑在一起，我听见了他们的耳语。

“你刚才听见了吗？他们说出了爷爷的名字！我终于知道爷爷的名字了：周凤书！让月亮照着爷爷的灵魂到处走！今天会不会有月亮？再说，爷爷会走到哪里去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你能看见爷爷的灵魂吗？”

“不能，除非我也死了。只有死人才有灵魂。”



“爷爷的灵魂，会不会就在这里，看着我们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他们说都卡吃月亮，都卡是什么？”

“就是天狗！我们说天狗吃月亮。”

“他们见过天狗？”

“肯定见过，因为他们是布依族。”

月亮出来很迟，今晚的月亮很有分量，明亮得不得了。月光里，能看清街上每个人的身形轮廓，甚至能看清每个人的表情。

我哥哥的这两个瘦如枯藤的孩子，一直在人群之外游荡，东张西望。

夜渐渐深的时候，天空更加晴朗。深蓝的天空里浮动白云，月光遍洒乡野。人们坐在条凳上、石头上，坐在地上，有些人喝酒醉了，有些人喝茶汤醉了，还有些人嚼自己随身带的药草。

那些垂下头的人开始说话，梦话，呓语，他们半梦半醒。

我哥哥的那两个脏孩子永不困倦，他们蹑手蹑脚，跨过苗族人和布依族男人的腿，进入人群中心，飞快抓一把花生，猫一样退出，到街边分享。

和老槐树并肩的一根青竹竿，是从森林中砍伐来的，有酒碗那么粗，竖立在屋门前，白纸做成的望山钱挑在竿尖上。父亲刚过花甲之年，望山钱只有六轮，低低地，像垂落的云，在人们头上飘动。槐树上残存的白花，不时落下几朵，安静地停留在布依族人黑鞋白袜的脚边，暂时没被践踏。

布依族人安静之后，彝族人开始唱歌，唱完喝酒，喝酒之后又唱。

月光带给大家安慰，彝族人的声音放得很低。他们唱一阵，布依族人接着唱布依族的歌。布依族人停止之后，苗族人唱苗族的歌。

分散开的苗族人再次慢慢坐到一起，他们是同一个族群，但又有不同的分类，穿黑衣的是黑苗，头顶大木梳的是木梳苗，打白毡裹腿、穿红色绣花衣的是花苗。黑苗、木梳苗和花苗的语言是不同的，唱的歌也不一样。他们的起音尽管低沉，一开始也还是有要压倒他人的意思，像深山的虎啸掠过川壑。

在风镇，苗族是最大的族群。

后来，彝族、布依族和苗族全部达成默契，他们轮流接续他者的声息而唱，又认真地互相倾听。歌声如泣如诉，滴落的眼泪在月光里像水银一样聚集、流淌，从中街到下街，大路变成银色的河。

镇上参与守夜的汉人们，一直在聊天、争执。他们吃，不停地吃。他们嗑下的

各种果皮，堆成了小山。

哥哥一直在给大家做吃食，他已经掏空所有储存粮食和食物的陶罐，明显地力不从心。茶水已经没有味道，并且也倒尽了，几只茶壶里都只剩下残渣。哥哥换了茶叶，但黄泥炉子里的煤块快烧尽了，火力不足，水一直烧不开。他一筹莫展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一有人找他，他就更加慌张，不知所措。他脸颊上肺热的浅红，在烛光里也看得见。他的双手因为持续的低烧而发抖。

我不再跟踪那俩孩子。

我回到一小群苗族妇女中。她们是午夜才来的，聚集在布依族男人的旁边。因为语言不通，她们和他们没有交流，默默地坐在一边。她们褐色紧绷的皮肤，毫无表情，将悲伤牢牢地控制住。

和那些不停地消耗食物的男人相比，她们的庄重更接近我父亲的灵魂。

我不了解她们的悲伤。这些和土地一样沉默的陌生女性，我在她们的眼睛里、鼻翼旁、嘴角和鬓角，以及额头，在她们容颜的所有细节、在凝固的表情里，我揣测着，是否能找到我的奶奶，我的外婆，以及我母亲的隐隐约约的存在。

我想看更多陌生的守灵人的脸。

他们的脸孔和表情，一定有我父亲母亲的影子，他们和他们一定彼此相关，否则，这些山里人怎会走出森林、跳下崖畔、跃过河沟，来到这里，在我父亲的亡灵前团聚狂欢？

我无法动弹，不仅仅因为悲伤。

我困惑、迷惘，无法移动，全身发僵。

离开人群，我便躲进里屋，躲避死亡。

我坐在里间，望外间进来的光，那光是垂落在街面上然后折射进窗户和板壁缝隙的，不时有着玄妙的变化，我于其间，想象我父亲的灵魂，是否会和他生前的音容一样。

我想，他的灵魂的形象，一定比他本人更为年轻。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，也是他青年和中年时期的形象。

灵魂若能相见，大概需要远离俗世，需要寂静和空旷。我静静地独自候着。

街面上喧闹，房间宁静空旷，窗外的玉米林遮蔽了俗世光芒。父亲的灵魂尚在，和我一样，安宁，思索，无声地叹息，漫长地吟哦。

在父亲闭目之前不久，那个他喜爱的诗人艾青，也刚刚在立夏那天合上了眼睛。